

硅谷是一个新鲜事儿层出不穷的地方。我的小儿子在硅谷工作，所以我一次又一次来到那里。今年初春，我在硅谷一家公司的停车场里，见到奇特的一幕：美国的停车场，通常把进出最方便的地方划为残疾人停车位。就在残疾人停车位不远处，我看到地上用白色油漆写着“ELECTRIC VEHICLE PARKING ONLY”，即电动汽车停车专用，一排十来个车位。在每一个停车位前，都竖立着银灰色的方柱，挂着几根电线。我走近其中一辆轿车，见到车的最前端一本



闲话共叔段的称名

斯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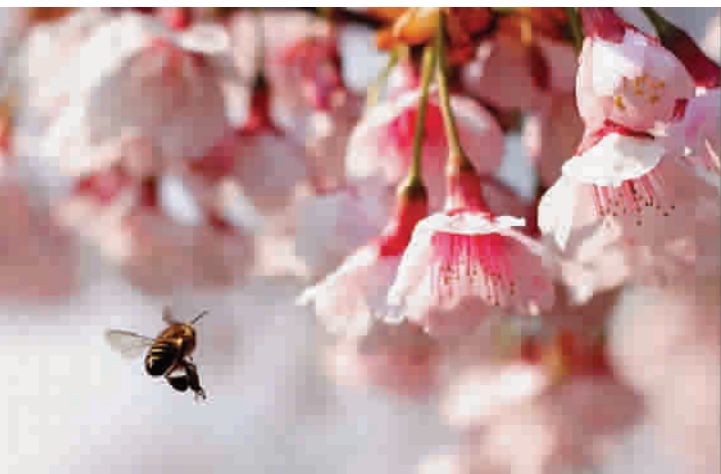
京剧《孝感天》演春秋时期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，段者郑庄公之弟共叔段也。上视戏剧频道绝版赏析所邀的一位嘉宾把“共”字误读成“共同”的“共”音；其后，吴小如先生也说此剧，就正读为“恭”。“共”有恭敬义，可通“恭”。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：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共、子孝。”共，即恭也。郑庄公（伯爵）之弟名段，郑为姬姓之国，叔为幼弟之称，这里的“共”是姬叔段与庄公争位兵败出奔共国（今河南辉县），史家称之为共叔段，“共”亦“恭”音。

犹忆数年前得观于万增演出此剧。既毕复有一个小型座谈会，于先生发言中也是读“共”作“恭”音，由此可见梨园行同样沿承这一正读，那次座谈，我忝陪末座，得以亲聆其言。

其实，这段历史记载作为《古文观止》的首篇就早已给人读到，注本上不会失注“共”字的音读，前述嘉宾似乎并未察及，遂致读误。

“共”是多音字，“员”也有两读，春秋晚期伍员（字子胥）的“员”就不读职员的“员”音，而读为“云”；这从未听说过谁读误，共叔段的“共”却无此幸运了。

还有一个春秋晚期的人名，与伍员同时的夫差，以往都读“夫”为“扶”，现在都被读作“伏”了，连字典上也注为只有发语词的“夫”读“扶”，此外一概读“伏”。其故安在，不得而知，只能说伍员有正读之幸，夫差则尚待明其正读与误读的演变过程，至少在我看来还须存疑。



春天又到来了，花丛中闪动着摄影人忙碌的身影。

和人类一样，一年忙到头的蜜蜂，生存也不容易。寒冷的冬天蜜蜂都要参与蜂巢的加温工作，保护蜂王和族群不被冻死。早春二月蜜蜂就要外出采蜜了，直到晚秋花谢殆尽。蜜蜂采蜜最远要奔波约两公里的路程，而且平均每天要有约十个来回，晚上还要酿蜜，工作很辛苦。唐代罗隐《蜂》：“不论平地与山尖，无限风光尽被占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？”按当今时代理解诗意，蜜蜂是为了族群的生存和繁衍而辛苦，为我们人类也带来了甜蜜。

为此，每当我在拍摄花卉的时候，

奔忙

钱政兴



遇上蜜蜂总会有一份感叹。吴承恩《咏蜂》：“穿花度柳飞如箭，粘絮寻香似落星。小小微躯能负重，器器薄翅会乘风。”蜜蜂在花中来回穿梭采蜜的情景，真是一种劳动的美，我的镜头总会不经意地追踪它们，频频按下快门。我拍摄蜜蜂不仅是为了照片画面的艺术情趣和活力，更想讴歌这些聪慧勤劳的小精灵。《奔忙》这张照片，是我诸多花卉和蜜蜂的照片中最喜欢的一张，画面中蜜蜂的行囊里已经装满了花蜜，急行飞翔回巢穴，照片背景的模糊似乎预示它要奔波的路途遥远，但是我们还是能听到它“嗡嗡”的凯旋歌声，真像我们人类的收获情景。

叶永烈

硅谷新车

的新型电动汽车就是从那里的生产流水线下线的。这家工厂米黄色的墙上，挂着5个红色大字，像英文又不像英文，其中第二个字母写作“三”，而第五个字母是“一”字之下“II”。据说这是英文的“艺术体”书法，“三”是“E”，五个字母是“A”，那5个字就是“TESLA”，中文音译为特斯拉。特斯拉，亦即著名电气工程师、物理学家尼古拉·特斯拉（1856—1943）。这家工厂的创始人艾伦·马科斯崇敬特斯拉，就用他的名字作为新型电动汽车的品牌。

马科斯虽是斯坦福大学硕士辍学生，却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。他早年致力于火箭、航天，后来转向电动汽车。虽说电动汽车早已有之，但是由于大容量的电池一直不过关，行驶里程有限，而且速度不快。马科斯注意到手提电脑所用的锂离子电池是成熟的技术，第一个采用锂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。我看到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底盘上安装了一千多个锂电池。这样在充足电之后，行驶里程可以达到480公里，而且从启动到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只需4.4秒。上千个锂电池排列在底盘上，使轿车的重心低而稳。电动机结构简单，省去了内燃机引擎的许多管线，所以不仅车后行李舱可以安装两张儿童坐椅，而且车头的发动机舱也腾空了，可以安放行李。驾驶座旁装了17英寸的显示屏，GPS及各种行车数据一目了然。

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



2003年成立。工厂里白色地皮，红色生产流水线由机器人、机械手操作，高度自动化。2008年2月生产第一辆锂电池电动汽车，引起广泛注意，如今已经销售2万多辆。他们近期的销售目标是50万辆。我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旅行时，在高速公路看到前面一辆白色的漂亮轿车尾部“T”字形银色车徽闪闪发亮，认出那是一辆特斯拉电动汽车，便用照相机拍下，这表明离硅谷四千多公里外的地方已经有特斯拉电动汽车。据称，富有的挪威购进2000多辆特斯拉电动汽车。

特斯拉电动轿车性能完美，缺点是售价偏高，每辆约10万美元，目前购车者大都是高端客户。锂电池贵，是特斯拉电动轿车成本高的瓶颈。在硅谷，我听说锂电池正在研发之中。由于硅是大自然中的丰产元素，一旦硅电池取代锂电池，将大大降低电动汽车的造价，使这一新型轿车走进千家万户。

电动汽车绿色环保。如果家家户户屋顶都安装了太阳能光伏电板，给电动汽车充电，那将是汽车工业一次大革命，从此汽车告别汽油，告别排放二氧化碳及微尘。

在硅谷，还出现另一新型汽车——轿车里只有乘客，没有司机。这是硅谷的谷歌（Google）公司研制的自动驾驶汽车。特斯拉电动轿车的外形与普通轿车无异，而无人驾驶汽车顶上有一个高速旋转的摄像头，一眼就能识别。无人驾驶汽车在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。网上的谷歌街景地图（Street View），很多是用无人驾驶汽车拍摄的，而且几个月内更新一次。

不过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目前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在行进时，规定必须有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，以防万一。另外，无人驾驶汽车能否进入普通家庭，还必须修订相应的交通法律，以求认定无人驾驶汽车倘若发生事故，将由谁承担法律责任。

南京鼓楼区一个小小区内，上演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：二楼的黄女士站在阳台上掸脚垫子上的灰，因为黄女士家养了一只小狗，脚垫子上的灰尘和狗毛全往一楼的蒋女士家飘。由于黄女士经常站在阳台上掸脚垫子上的灰，使一楼的蒋女士十分生气，就生炉子对着二楼用烟熏。最终惊动了110，才把事态平息。

这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，虽然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且往往引发一场邻里纠纷。掸灰，生活中常会这样做。如果你住的是平房，或者住在一楼，掸灰的行为对左邻右舍可能影响要小一点，你怎么掸灰人家不好说三道四。如果你住的是多层或高层住宅，掸灰的动作就有讲究了。首先是不

老长工的爱

言子清

突然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将汽车拦住了。老人叫阿根，过去在这苏南地主梁家当长工。老人是孤儿，来当长工时二十岁，梁四十多岁。梁较开明，因患肺病一直未娶，后来为了“冲喜”，找了读过私塾的十九岁的翠英作妻。没有违拗父母之命的翠英成为梁家的韵致。梁很想有个儿子，但因身体原因，婚后数年妻子未孕。翠英是个善良、贤慧的农村姑娘，小时候与阿根青梅竹马，今见阿根干活勤快，人又本分，对他颇有好感，予以照应。梁家的浴室是个小房间，往日都由一个女仆管理。但有一天女仆高烧病了，阿根在村边小河里挑了一担清凛凛的水倒进浴锅，用稻草烧热，又将生好火的煤球炉拎到浴室以提高室内温度，尔后告诉还在打麻将的翠英后，就离开了。谁知翠英手气不好，输了想翻本，多打了几圈，直至下水洗浴时才发现水凉了，就喊女仆来加温。喊了几声，没有回答，这才想起女仆有病，便喊阿根。老实巴交的阿根没法，腼腆地在浴锅下添了点稻草后，说了声“我走了”，被翠英喊住，说天忒冷，叫将煤球炉移一移，离浴锅近一些。阿根低着头拎煤球炉，心一慌，被一张放衣服的靠背椅绊倒了，煤球炉也跌倒了。翠英歉意地说：“勿碍。你走吧。”阿根匆匆将煤球炉摆弄好后，红着脸走了。以后，阿根总是躲着她。但翠英想子心切，很想有个儿子给病中的梁以安慰。一天，梁进城看病，翠英和阿根好上后，怀孕了。翠英又惊又喜：惊的是，这是阿根的血脉，是嫁接于梁家大树上的新绿；喜的是，这是她与阿根羞涩的真爱，终身的谜底。阿根为了不

“掸灰”

鲁永松

员的身上，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，后果就

不堪设想。

邻里间的和睦相处，文明生活方式是十分重要的。就以掸灰为例，如果对脚垫之类物品上的灰尘不用掸的方式，而是用吸尘器吸，或者用水清洗，就不会影响到邻里。再如一些人喜欢穿硬底拖鞋，走路发出的声音很大，如果楼下有老人，老人的心脏又不好，必然受不了。一些人在阳台上养花，花盆下面最好放只托盘，以免浇水时水滴到楼下。

总之，家是自己的自由空间，个人的隐私，别人不好干涉。但家中也要倡导文明生活方式，不文明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影响别人，甚至引发种种邻里纠纷。

天蒙蒙亮时，敬老院里飘起了哀乐声。一位老人去世了，身旁没有

一个亲属，但在去殡仪馆火化的路上，突然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将汽车拦住了。



诊“卖”

朱森林

开了，到城里学了木匠手艺，以后与翠英再也没有联系，终身未婚。翠英梦中枕巾湿。梁病重去世后，翠英再未改嫁，沉浸于寂寥。后来，儿孙等皆去国外，剩下自己孤苦伶仃一人，又想起了阿根。经多方打听，方知阿根下落……

追悼会上，这位头发灰白的翠英哭了，她那令人动容的悼辞，只有一句话：“阿根，我的亲人！”



1968年底，神州大地掀起了上山下乡的高潮，大批“老三届”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练红心。按当时上海的政策，凡有慢性病、残疾或独生子女都可以暂时不去；也有少数人是符合务农条件而不愿去的“钉子户”：这个社会群体就叫“留城知青”。

求学不得，工作不成，真是青春

期遇上了动乱期。我们这些求知若渴的留城学子窝在家里实在是又无奈又无聊，但谁也不想蹉跎岁月，虚度韶华。很多人都开始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。有人学习唱歌、跳舞、手风琴……这些都是“革命文艺”，运气好的话可以参加文工团，改变人生命运。也有人潜心自学外语，甚至还有研究黑格尔的。更多人则爱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，那时代书少人多，有时一部长篇小说只能看一两夜就要还，而且读这些“封资修”的“大毒草”还得在“地下”进行。

别以为街道是个“世外桃源”，全市每年都会几次上山下乡大动员，工宣队和居委会干部让不愿务农的学生及其父母办学习班，对“病休青年”突击检查疾病……想方设法完成插队落户的指标，争取“一片红”。

折腾了好几年，才渐渐平静下来。

后来为了安定团结，街道团委接管了“留城知青”的工作。组织我们帮里委搞宣传工作，给生产组的阿姨们上文化补习课，还组织十多个里委的青年搞书画展和乒乓赛。我所在的黄浦区龙门路街道组建了一支革命文艺小分队，我们经常到黄浦区工人文化馆、人民公园游园会

“留城知青”的追忆

俞昌基

和上海音乐厅的大舞台上演出，真有点风生水起，名扬一方了。

也有情窦初开的怀春男女两情相悦，走入了浪漫的玫瑰梦境。但是因为爱侣彼此都没有立身之本——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，所以十有八九难以修得正果，结果“风还是风，雨还是雨，只是我的伞下少了个你。”

这时，我们日思夜想的还是求学与就业。谁知到了1973年冬街道传达了市里的一纸公文，安排我们“留城知青”进生产组工作。谁都知道，生产组是1958年大跃进时

期解放妇女劳动力的产物，此非历史倒退乎？但是那时代，尽管我们志高气傲，心有不甘，但也不得不走上这条窄窄的“讨生活”之路。我们各自进了本弄堂的皮包组、玩具组、电子组、羊毛衫组、日用品修理组……一天工资就七毛钱，有时出门上班遇见熟人真有点“破帽遮颜过弄堂”的尴尬。

终于，我们迎来了“第二个春天”！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和一些生产组的朋友都金榜题名，告别了无奈的伤痕青春。不久，市政府出台了一条“顶替”的惠民政策，即父母可以提前退休，把工作岗位让给子女。接着，被禁锢了几十年的国门也敞开了，人生的选择越来越多……一潭死水终于激活了，我等鲤鱼脱却金钩去，跳出龙门游大海……

四十多年弹指间，青春已被雨打风吹去。可喜的是当年青涩而又轻狂的留城知青中，有不少人还成了教授、干部、医师、私企老总、艺术家、移民……有的精彩老朋友还有“夕阳梦”呢。我们皓首相聚，“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谁也没想到呀，曾经品尝青春苦酒，今朝共享晚年盛宴！